

集部

備忘集卷九

附録

輓詩

哭海剛峯先生　　何以尚

乾坤正氣獨鍾奇直道堪為百世師忠似比干名並久壽過尼父逝遲遲先生與我元同志後死何人更相知杖血未乾流作淚哀哀豈為哭吾私

又

公為男子一生竒烈烈轟轟是我師胡爾正人歸去速莫云病客弔來遲公於我昔非為薄我謂公今或有知終始交情當勿改臨風杯酒奠吾私

范世清

皇天召海老黎庶喪若考慿知聖主聞致壓淵衷懊安得天下官亦護身餘寶灑淚附行舟私心愁如擣

又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歟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逄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獨把真心事袞袍三朝威望肅清高殿前有請危張禹陛下無言悅子敖君憚漢時新汲卜民歌舜日舊夔皋千秋絶調難為和轉覺當年意自豪

梁棟國

誰將石畫獻承明耿耿孤忠直史生一點丹心漢日白幾回章奏楚天清眼傷滄海波濤急氣滿乾坤山岳驚千載令威無復返五山家學有蜚聲

朱汝能

秋霜烈日獨公奇不世勲庸在口碑君念民嵓方倚重

天摇柱石已無支夢歸瀛海清風逺影落江天正氣隨

此日拜公人世隔涕零如雨不勝悲

姚光舜

勁節剛風未易尋孤峰峭立氣森森方期拭目沾仁澤

遽爾傷心泣訃音一疏直言天下事兩朝眷注聖明心

獨嗟未罄經綸緼遺恨蒼生淚滿襟

李文秀

羲皇風度出明時葵藿丹衷百世師邦國乂安猶戮力經綸未卷忽乘箕瓊崖白雪封邱土柱石青天樹羽儀昭代古良天下老千年遺像鎮華夷

葉于喬

海上生人傑才鍾天下竒諫書光日月聲價震華夷孤介水如澈寸忠山可移公今騎鶴去千載有餘師

朱良知

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

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
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　哭公柩前止見
菜羹故云

又

哲人逝矣泰山傾載道絃歌總哭聲南國甘棠思德政
雷陽枯竹動民情忠扶社稷輕榮辱功滿乾坤任死生
屢疏承恩留白骨英靈千載佐平成

姜謐

海父真人傑三朝第一臣寸心惟為主百計只安民折檻彰忠跡埋輪讋佞人最憐貧與獨青史淚痕新

凌一鸞

蕳命吳淞續禹功頓令萬派水朝宗力排豪貴驅妖鱷為拯民窮副豕龍疏抗三朝辭激烈身經百折意從容聖朝注念嘉忠直會見恩光下九重

許子偉

本來正氣參天地氣正如公信可參九死孤忠回聖哲

一生奇操媿貪婪已聞吳下呼爲母曾見朝中滿是男
蟬翼介輪何事重對公衾影欲無慚

曾養正

人鍾天地秀春過海山新兩宦蘇民隱三朝報主身臣
忠蒙帝眷收戲識公貿誰謂夷齊死名刊萬古唇

林憲夔

雲邊五指一峯傾綠野蒼生兩不平摩漢早知鵬遠奮
朝陽惟見鳳高鳴松生瑞島從頭直月印吳江徹底清

祇臥一裘恬晏子未閒三逕慰元卿廟廊憂切三朝志
忠介榮留萬古名綸綍自天光海澨九原含笑逝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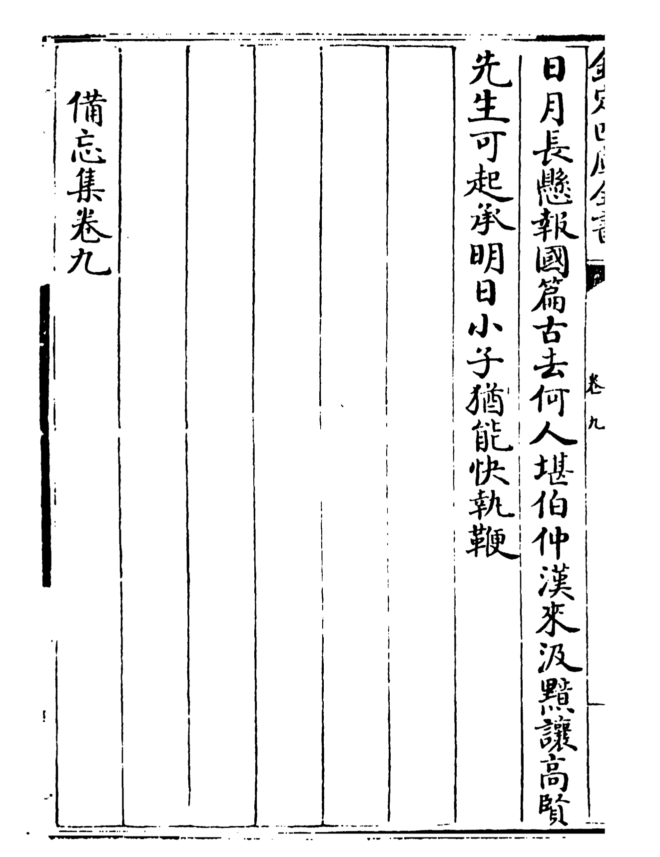
饒憲學

一生骯骨自天成歷歷冰霜愈不驚眼底直空塵世界
胸中惟認此真誠諫回北闕星辰動澤滿南臯草木清
遥望五峯何處是海天秋月古今明

黄裳吉

五指蒼蒼凌太清百年閒氣鍾奇英挺身直作迴瀾柱

逆耳時聞折檻聲一點孤忠回主悟三朝完節自天成
由來地脉連滄海萬里山河拱帝京
黄中美
勁節凌霜不改容明時嘖嘖羡英風塵埃絶點寒烟凈
丹赤高懸烈日紅調鼎鷀班惟獨步含香檻外儱羣雄
天南更有皐夔脩霖雨還看散碧空
譚可爲
忠本真誠介益堅三朝元望肅當年乾坤不朽匡時業



日月長懸報國篇古去何人堪伯仲漢來汲黯讓高賢
先生可起承明日小子猶能快執鞭

備忘集卷九

備忘集卷十

附録

行狀　　　　梁雲龍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剛峰海公行狀

嗚呼公正氣直節獨行敢言業已簡在帝心昭于國史即愚夫稚子俱能道之安所事狀顧有隱衷微行足以

師世範俗而或出於士人所不盡睹記者不佞龍忝在戚末事左右最久親炙最真寧獨忍不掇管詳之而令泯沒為公諱瑞字汝賢其上世以來未詳在國初以軍功世廣州衛指揮某者隸籍番禺今為番禺人洪武十六年答兒從軍海南著姓于瓊遂為瓊山人不再傳而族氏蕃衍明經紛起有諱寬者以經行聞領鄉薦知閩中縣事即公大父也寬從子澄登成化十一年進士為御史又有諱澗諱鵬諱邁皆舉於

鄉俱名賢有諱瀚係廩生瀚即公父也以公貴贈承德郎尚寶司丞加贈中憲大夫南通政司右通政母謝氏封太安人加封太恭人贈公警敏豪宕不治生産公甫四齡而贈公捐館太恭人年方二十有八矢志勵節日夜與公偕寢處口授孝經學庸諸書長就外傅為訪擇嚴明師託之其貞一不渝似栢舟而慈訓孚翼則有斷杼和丸之風故公嘗自謂勉自脩飭若非冲年背父者母氏之力為多然公立志之堅任道之勇則固其天性

然也公生而頎秀挺拔風神逈異稍知識直欲學做聖賢而紛紛世態皆無當于心以聖賢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識其真心率其真性明目張膽終身行之卓然不牽於俗者聖賢也昧其真而餒其浩然之氣不免與俗相為浮沉者鄉愿也非聖賢也令天下惟鄉愿之教入人最深世俗羣然稱僻性稱太過者多是中行之士而所稱賢士大夫善處世者或不免鄉愿之為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令人不為大惡必為鄉愿而孟子功不

在禹下當以惡鄉原為第一公蓋隱括叔季人情物態
盡於鄉原一言故其平生所學惟務識真必為聖賢不
為鄉原力破夫無害從俗之說獵較受賜之說仕不為
道為貧之說以為此皆聖賢偶有為而言令紛紛為俗
夫庸人藉口豈不大謬居恒著嚴師教戒名神立腔子
下諭之曰瑞乎女知女之托形於天地間者乎天付完
節女須完之毋宮室妻妾動心毋恫恫易操毋財帛世
界而中流不砥毋對人語雄而媿影媿衾毋質冕裳參

狐貉而有媚心恥心毋疚中而氣餒毋矜能而諱醫毋自許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而終或不然有一於此不如遄死公執此以往終身誦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然猶見時之人紛然舉俗訛以進懼夫纖節少徇竟亦天地不肖子於是復撰客位告辭與同志者共砥淬而自號曰剛峯以代箴儆云乃若居室之間人所忽易公獨謂於此不謹性命之理即為之壅閼而不流君子造端之道謂何以故位內位外刑家肅然一切男女

僕役至老死不踰閫閾相往來處伯仲嫺婭恂恂怡怡而坐立跪拜則惟禮是嫻有從子鵬與公年相埒同鉛槧同寢食起居又同上春官然言必名事必禀毋敢幾微媟狎司徒郎二溪楊公於鄉為先達年最長而於公之門為姪婿相見間公纔弱冠必持叔丈禮不以長故貴故稍假在郡庠時獨與一二同志辨學明古即郡博且嚴敬不敢問餽遺常例璦人士莊為道學先生相率師事公惕然為作訓說以詔之曰今之學者決狀元進

士於科第人恒壯之此學奚自而來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說備在方册惟潛心玩味而踴躍於諷咏時舉仲由之不恥縕袍孟子藐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服之心胸往來不置或者充養有機耳其程文藝則曰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故公之用心匪特恥為聲詩即古今文詞要以闡發性靈而止雖不稟古則而自成一家大率如其人云嘉靖

丙午督學林公始刮目公文已廉其行誼大加奬賞適有所出婦許訟公且誣裝資林公詰問以出妻令其可嫁為對至所誣裝俱不辨惟稱貸倍償而已林公益重之巳酉督學蔡公繼至試題有不曰白乎之句手公卷珍翫移時因詢知公微隱事嘆曰茲所謂涅而不緇者非耶是歲公舉廣東鄉試甫應癸丑一科會試不第而當四十強仕即毅然自決曰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志奚必制科遂就教而𤨏方平劉黎岐安戢未定公

始舉于鄉所答平黎策問嘗有開道立縣之議得者已
才公經濟至是伏闕上書復申前說其略曰瓊之黎自
弘治十四年迄嘉靖二十年二十九年凡三大舉矣臣
嘗以為弘治間開道立縣可無嘉靖間兩次大征即令
大征後開道立縣可無歲歲鵰剿年年守戍聞者韙之
已下兵部議覆獻圖說計便宜燦若指掌而議竟寢已
授南平學教諭始至申諭曰教官非塾師比職欽承明
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盡

乃首揭朱子白鹿洞五規輔漢卿會粹六事并摘鄉原
忠信廉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之守孔子申棖剛者之
辨反覆啓迪以發其真心作其浩氣毋論諸生講讀升
散必宿號舍即其家冠婚諸事亦稟請循禮而行毋論
行檢大節所係乃兢惕即減年微細亦曰即此巳陷於
不誠不一之地更學何事相見拜揖外不許更持一貨
物進而參謁禮儀斷斷執會典憲綱力以其身為標幟
明倫堂不跪道傍不跪迎送郭門不出上官至一見後

不復同有司作三日揖郡守諸大夫視學升堂教官謁左右踞公居中挺立諸大夫色艴語侵曰安所得山字筆架來盖指公也公志在行道而一入官區區禮節不見諒謂此闒陷世界何能有濟遂告休郡丞某恚公甚欲聽去太守某獨媿悔曰彼所執竟是吾誤也時大司空朱鎮山公為閩學憲聞之取赴正學書院修書公力求去鎮山公慰留曰平生所學謂何所出謂何只爭一跪耶公乃留按院至延率諸生候郭門有分守道某先

進見公長揖不跪而誰之侍者以海教官對隨令侍者
物色公接按院作何狀巳按院進公禮如前分守公聞
之吐舌曰令世有若教官耶夫會典憲綱故事皆廢格
而獨創舉于公雖若不無駭迋而理有同然則固更相
嘆服謂當于古人中求焉用是抗顔於南平四餘年所
如一日而守相臺察以上咸鑒涵之矣閩中若驛傳不
命有司而獨檄公酌議公謂驛遞之瘢千瘡百孔盡由
近年關文冒濫所致今當一切裁其不合法例者而復

國初五馬三驢之法此為上策乃若因職級崇卑以為應付多寡而借閼不行中策也禁止迎送勞擾而就中稍為調停節減以求諧俗下策也蓋中策下策公已謂非國初之舊然皆救時急務故特舉之以為閩計明裁革必可行乎而公之由縣令以至廵撫則固從上策矣戊午春擢知淳安縣事一履境睹痛苦萬狀詢所以嘆曰天下事都被秀才官做壞了豈直不才貪殘剥克囊槖即賢者亦鄉原正道交戰胸中窮竭膏脂博交延譽

乃輒歸咎朝廷征賦煩不可為何也征賦即煩各有定額去什一未逺而額外無名可省不省朝廷為之抑諸臣為之耶於是申飭所行事宜而先為明其意若曰知縣知一縣事也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使客鄉士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凡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背否而以鄉原之道待其身以鄉原之道待吾子姓吾長兄

弟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而丞而尉而師儒而里老而生員而吏胥為各申飭謂自吏胥而上誰不身任民物之責與有民社之寄獨奈何自營私為也即其所宜著為潔令名曰淳安政事葢自信其粹乎聖賢中正之道我祖宗頒行畫一之制相與執守之其自奉也俸薪外絲毫不侵雖家僮亦令樵採庭甚清閒吏書無事亦聽其從農從商里甲故用銀每丁至四五兩公只徵二錢有奇百凡用度取足於是至上官檄縣取金餽

境内士夫舊多委曲應之公惟於其贖鍰内理焉有則
送無則已撫按出例陰遺其吏書謂無此則禍且至公
獨曰充軍死罪寧甘受安可為此穿窬舉動耶津要知
厚有餽問外官入京有交際謂要做官不得不如是公
獨曰盡天下而不為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遷又盡天下
而惟上官之賂也豈盡不黜安可自以其身甘溝壑也
淳故多淫祠社學獨缺公毀祠宇以為社學欲盡如洪
武六年令乃止而作興士子以道義不以勢利間有援

例上槩必諭之歸於正焉維時都御史鄢氏挾權相總制八省鹺政威焰赫甚其子過淳安索夫馬不與怒捉輿臺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懸之公不顧客執鄢關防詐偽中所云中文得鄢批悉捕按如法先是鄢憲令廵歴所至務為節省而其實不然大率有司皆窮極淫靡以事之動費千百計程只一日當至嚴嚴守相戒盛為供具以待公獨上稟帖曰傳聞所至與憲牌異欲從憲牌則懼招尤欲從傳聞則恐違憲下邑疲敝未知所從鄢

匿禀帖署曰照憲牌行然還道去不過嚴矣嚴守聞鄢
且至而中止疑之已知公具禀之故慮禍且不測盛怒
待公入見輒踞坐擊案曰幾大官敢爾詈不停口公惟
斂容長跽無一語辨氣稍平起揖而退亦無後言迨鄢
事竣嚴諸官固無害太守見謝曰好了淳安百姓難為
汝難為汝然鄢雖媿屈公而陰嗾其私人袁巡鹺曰不
驅海彊項何以持風憲體乎袁既受頤使而按淳又見
公迎送不遠供應不隆有所鈞付不唯唯應辞曰汝即

欲學府官樣還未還未已而公給由申呈駁云方呈給由已為陞任之狀不准考竟論然公無事可指摘尋有通判嘉興之命又以衆論之故仍以原職改調公聽調赴部朱鎮山公貳銓曹矣隆冬盛寒公見猶服絲且𢩦朱公曰即貧不能製一官服耶公始易一黄石絹朱公為言公清望於冢宰嚴公而其鄰邑興國適缺令遂改公補之公抵任察地瘠民貧歲徵不滿什之伍弊在浮糧乃條八事上南贑都御史吴堯山公次第請行而獨

急清丈清丈甫畢而報陞户部雲南司主事盖鎮山公力也公將赴部太恭人怯北寒思歸亟不得已發王恭人攜二男三女扶侍以歸而輕身挾二僕北上既視事日見肅皇帝晚年玄修大小臣工率勉強道服將事乃慷慨上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以明臣職盖為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所以不明求長生心與惑心合君道所以不正故以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責君欲洗數十年君道之誤以臯夔稷契之輔責臣欲洗數十年阿君之

恥其間批鱗逆耳侃侃數千餘言自許於有犯無隱之義國史蓋詳載之公是疏出一日而直聲震天下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無不知有所謂海主事也者疏始入即訪同鄉庶吉士王先生于玉堂公署相見間自分必死首以後事為託詢其所由袖中出奏草一通人方危公而公且談笑自若至所遺後事惟白金二十兩曰死於爾乎殯還我首丘足矣已而對酒論文談古今治亂興衰之故甚悉至語及士大夫立身行已惟以事事

認真集義養氣為主徐而曰今之醫國者只一味甘草處世者只兩字鄉原治古之盛何由而見語畢從容赴朝房席藁待罪鼎鑊自甘絕無幾微可憐之色王先生者即令宮詹忠銘公故嘗為予言之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而公就義從容若此豈市直沽名徼倖於一試者哉疏入為乙丑冬十二月逾年丙寅數月不下時有廠衛人在公左右偵食息暨所如往而公則終日孑孑然無所顧畏上方憤懣一日忽下公詔獄論死中外相顧

失色而會尚寶何公為司務時上疏力救公亦幾死然竊聞公疏入時上創覽怒甚抵其章於地已復取置御案日再三讀為感動太息稱有比干之忠又密諭輔臣在華亭集中云他說的都是理但言過激爾遽加刑戮恐後無此人了然則肅皇帝曷嘗有死公之心哉讞獄雖上而竟留中意亦以淵矣朧月幾望肅皇上賓莊皇踐阼首奉遺詔出公於獄復原職尋改兵部武庫司主事丁卯改元晉丞尚寶四月丞大理右七月轉左適有

波羅之役奉使回省公遵令甲行出使禮三司諸公率以鄉官忽之而公自處甚峻學憲羅公尤相齟齬至以私郄沮太恭人旌節事公亦不為之屈十一月陞南京右通政復迎太恭人就養而王恭人始偕來已巳春正月改通政司右通政提督謄黄六月陞右僉都御史奉勅總督糧儲巡撫應天撫故與按並彈壓一方欲有規畫必衡隲後行公則謂撫按各有專責不得越俎相侵乃獨以昔所為教南平者令淳安者令興國者稍加潤

色擴充為督撫憲約意蓋主於斥黜貪墨搏擊豪强矯
革浮淫釐正宿弊令既布嚴乎烈日秋霜風物頓易郡
邑吏凜凜競飭若非往日人賕者則望風觧印綬去權
豪勢宦歛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有顯者赭其門第以
居聞公明日將至一夜遂易而黝監造中貴某素驕橫
侈縱出入肩輿八人騶從甚都一見公即内媿貶損不
能自安所用肩輿人遂減其半吳故有淞江滙震澤入
海瀕江田畝灌溉宏多已被潮嚙淤為陸議濬者婁迄

無就民有謠惟是海龍王始開得耳至是公議開實應
民謠而按院某者先是惡公壓已每事不與之商議乃
於此舉故為相左且欲按劾尋其後公不顧毅然獨以
身任之措處公羨名募丁作乘輕舸往來江上督畚鍤
不旬月報竣計費甚省且役成而民不知勞按院某驚
訝竊嘆曰萬世功被他成了至今姑蘇民無不德之獨
以公在任不久未及大究其施為憾焉江以南貧富相
傾弱者率投獻田地豪家以為奸利而仳離瘠苦之狀

接于目侵占吞奪之訟聚于庭公氣勃勃下令受獻者悉退還或許贖即恩厚如華亭相公家亦義勸其退田不已蓋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卒壞而不復惟有亟奪富民田一言至于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下下策矣然猶井田遺意故其兩制疲邑皆用清丈兹又令獻鬻還贖意亦仁哉顧勢豪沿襲腹誹唇稽竟以奪富民田中公而舒戴給事章交至解撫事專督南京糧儲方廵撫候代而糧儲裁革實以

計去公也公以庚午四月回籍閉門却掃為終焉計自始仕至此十八年所祿入廛買居第一區值一百二十金祖田十畝外無盈惟萬歷乙亥治太恭人葬事兵憲陳公助賻金始斥置墓田數畝耳居恒稱不給而交際所入輒周戚里貧乏未嘗自私邦大夫戈戟相屬諸民瘼閭行政得失必纚纚為正言之恥面諛亦罔及其私曾有吏書算田畝陰為公減一畝八分公清出不謂其厚已必鳴面正之山水諸癖一無好而惟喜讀書其所

著述如泰伯等論多破除俗謬而猶喜引進後學家居十餘年日為課藝文説經義或餒困時以手撑腹言無倦厭即相送出門猶立談移晷也平生煞有用世志嘗讀嚴子陵傳至横足帝腹事嘆曰吾人一身備萬物之理則當以萬物一體為巳任士君子出處何常視所遇何如耳有君如此安忍負之乎歸未幾而薦者踵至都諫雒涇坡等會薦有忠貫日月望重華夷之語而吏部具覆奉上命遇有員缺相應酌量起用逾年萬歷改元

癸酉又奉今上命遇有兩京清散員缺推補時盖籍籍
望公起矣嗣是御史若詹若龔若梅若王都御史若郭
給事若王各具疏薦而最後甲申冬十二月鄧按院純
吾報命薦如㑹薦然上曰海瑞既屢經薦舉查有相應
員缺即便起用不逾月推通政司左通政上又曰再查
相應員缺起他逾年乙酉正月起僉南臺都御史未至
以為南吏部右侍郎舉朝搢紳無不羨主上特達之知
而海内聞公起亦誰不舉手加額獨惜其起稍遲莫盖

公是時年已七十有二矣公以三月聞命即束裝就道或勸公盍姑辭諸公則謂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區區虛襲奚取焉遂啓行自瓊臺至峴㟍家僕皆徒步有一小僮亦祗攜附前輿不與馬又自五羊至上新惟坐一小船寂寂過多無知者五月履任冢宰丘月林公未到公署部事見兵馬司票取坊上人辦公讌百物又見該坊送各衙門取應票共三百餘紙嘆曰夫以五城之人當一京千百官出入用度之擾誠難

而苦矣吏部既長六曹安可不念先百姓遂張示禁革故辦事官吏有輸銀公費并新任有賀禮一切革嘗思念方今主聖臣良萬載一時而吏治民風猶如先日因疏引骸骨併陳一日治安要機謂欲安百姓先守令欲督守令先司道欲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於閣部諸大臣歸本於君身治安之要誠無易此顧獨憤貪殘滿載論劾不止者蓋起於改枉法贓八十貫絞律而從雜犯准徒許贖非重刑决不能懲以故援霍文敏請復枉法

律疏而因及國初尚有剝皮囊草特以明其言必可信而觀者不察遂謂欲復剝皮令焉且歷舉令政以責難於君曰願皇上以茅茨土階之心居九重金闕持智者行所無事之術御一日萬幾見堯舜毋見天子意真語切而近於戇卽帝心亦且難之蓋疏上為甲申二月而是時則又有南右都御史命矣公用世極鋭上用公亦極鋭浹歲三遷咸屬睿眷自此疏一出忌信參焉而梅房御史遂憑藉雌黄房則大肆詆擊公質不勝房惟是

彭君遵古諸君壽暨顧君允成三進士疏乃足以發揚
正氣而培植善人耳公於時雖拜命履都御史任而歸
志已決屢疏乞骸骨第國是未淆主眷未衰火甲夫差
方題議未定時且大計故遲遲焉大計苦於愛憎叢煩
是非難一公獨與冢宰李公秉公持正毋縱毋苛衆咸
服之至於火甲止為地防守原無雜差今則一京千百
其官率於茲焉取用雖節題革亦竟廢公乃一正之於
官民界限使官不侵民民不病官總之為簡可照煩一

冊使上以稽下下以應上留都民若弛重負出湯火矣
而公意猶以未盡如京師為歛云比夫議既定歸志益
決貽不佞龍書曰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只
如此而已不去何為龍復曰此兩語足以決去就矣蓋
六乞骸骨不得允竟以丁亥冬之十月十有四日卒於
留都慟哉卒之前三日兵部送柴薪多耗七錢猶扣回
病不藥臨危男僕猶不入內無一語及身後事獨抱真
紕以還檢篋內僅祿金一百五十一兩綾紬葛各一㡙

都御史王公麟泉率諸御史捐金治具何以歸乎子姓
兄弟既無一在側雖有二媵四僕又愚弱不任而更衣
沐浴含歛悉都御史王公左右襄治則諸御史噫嘻公
何以得此於諸公哉南諸搢紳見公卒相顧悼曰天不
佑善俾正人氣奪百姓奔相告扶服悲號若喪慈母十
一月六日訃至亡論識不識更相悼曰安得復見若人
上聞為之咨嗟纏惻申命秩宗考典禮祭八壇水衡致
金錢它窀穸遣行人許君子偉往治葬太宰議贈官加

太子少保太史易名謚忠介盖上之篤念直臣恩厚如是哉公生於正德甲戌十二月念之七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氏封安人繼封恭人前娶許氏生二女出後娶潘氏不越月亦出側室二丘氏韓氏人之口實公者謂公此處認真太過至六娶七娶不知公娶惟三而慎選輒易則側室其出其死抑亦所遭不幸乃其中尚有人不能堪者而公且安之也子男二長中砥次中亮皆王恭人出一十一歲一九歲以公在獄時殤逝晚又生一

子中期丘側室出三歲而殤從弟玥有仲子中適倫序
應繼公雖未立而起官時屬以家則繼者必此子也女
三長適蓮塘張筠次適林知縣子林岳皆許出三適郡
學生周維城王恭人出嗚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國
家氣運吾不敢知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
知弟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涖官立朝質諸其所
著嚴師教誡一一契券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
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論者槩其性甘

淡薄有採薇之風天挺忠貞有叩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已飢寒恥厥辟不為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涖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即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懾氣無怠容箠楚子弟撻臧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即椰下惠奚加特其質多由於天植學未進於時中任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有焉嗟夫公所莅咸口碑户祝所至爭枳道塞途瞻望

之處留都時有不識姓名遠方老者求供帚除一月兩月去又有相率求貌公像以去學士大夫亦有焚香事公每事必卜如羅浮葉絅齋者而不佞龍居門下既弗克護公歸又弗克嚴事公謂之何哉公始至留都遺誡曰吾嘗憐賢親不砥柱中流落入俗套三復斯言凜若嚴師教誡在上矣是用抆淚短述深自鍼砭耳乃若所以不朽公於幽而勸天下於明者則以俟夫立言君子

備忘集卷十